**紐特，你為什麼殺了我？**

在小鎮做醫生，和在大城市做醫生，總有點不同，在大城市，大多數醫生只管看病，絕對不過問病人的私事，可是我是在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小鎮裡做醫生，難免要管點閒事。

前幾天，來了一位癌症末期的病人，四十二歲，白人，男性，父母雙亡，在這個小鎮顯然沒有親人。由他的同事陪他來的，來的時候，病情已經很嚴重，來了以後病情急轉直下，這已是他第三次進醫院，前兩次都是在華盛頓的陸軍醫院治療的，因為他在這裡一家會計公司做事，所以這一次他就來我們這一家小醫院，大概他自己知道這次復發，不可能好了，所以到我們這家小醫院來。他非常合作，雖然有很大的痛苦，卻儘量地不埋怨，好像在默默地忍受他的病痛。

他的名字很容易記，是約翰．甘迺迪，和那位被刺的總統完全一樣。

約翰在清醒時不太講話，可是睡著以後卻常說夢話，他常叫一個名字「紐特」，有的時候，卻又說「紐特，你為什麼殺了我﹖」紐特這個名字很少用，目前眾議院的共和黨領袖的名字叫做紐特，要不是他，我根本不可能認得出這是個名字。

在醫院裡聽到有人在夢裡提到殺人這種詞句，當然不免令有些緊張，我本來打算不管他的，可是其他同仁們也聽到了。大家都議論紛紛，認為這是件怪事。

我們不敢問約翰，看他如此虛弱，不忍去打擾他。因為他的那一位同事每天都來看他，我們決定問他，他的同事說他從來沒有聽過約翰提起叫做紐特的人，他同事中也沒有任何一位叫做紐特的人。

我發現約翰在越南當過兵，而且有一位當年和他一齊當兵的好朋友，我們找到了他，他也說從未聽過紐特，他對約翰病重感到非常難過，那個週末還特地搭飛機趕來看他。

約翰的病情越來越重，我已發出了病危通知書，通知了那位送他來的同事，他的同事告訴我約翰對他的後事都有安排，遺囑已寫好，交給律師，可是他認為我們仍該弄清楚紐特是誰。

這位同事知道約翰有一本記事本，這次也帶了來，事到如此，也不管隱私權了，我們打開記事本，果真發現了紐特的名字，旁邊有一個電話號碼。電話是芝加哥的，大家公推我打電話。電話接通以後，對方首先報名，「這裡是聖保羅教堂。我說「我要找紐特」，當時我有點不好意思，因為我連紐特的姓都不知道，好在對方毫不介意，替我接上了紐特，在轉接的時候，我發現紐特是這所教堂的的助理牧師。這令我大吃一驚，怎麼扯上了一位牧師？

「喂，我是紐特牧師，請問有何貴幹？」，說話的人語調非常溫和，他用他的小名，也是一種拉近對方距離的做法，很多神職人員只用他的小名，而故意不提姓。

「請問你認不認識約翰．甘迺迪？」

「當然認識，他是我的弟弟。他怎麼啦？難道癌症又發了？」

於是我告訴他我的身份，也告訴他約翰正病危，既然對方是病人的哥哥，似乎應該來看他。

紐特說他立刻設法搭晚上的飛機來，相信明天一定可以趕到。我卻有一點慌，我告訴他，約翰常在夢裡喊紐特，但又常常說，你為什麼殺了我？紐特聽了我的話，絲毫不表驚訝，他只說他不可能在電話中說明，但明天他就可以有機會解釋清楚。

對我來講，這真是一頭霧水，紐特是約翰的哥哥，也是一位說話溫和的牧師，為什麼約翰說紐特殺了他？為什麼紐特也不抗議呢？

第二天，紐特趕到了，他和約翰的確有點像，舉止完全是神職人員的樣子，非常謙和。

他先問了我約翰的病況，然後邀請我一起進去。

約翰正好醒著，看到了紐特高興極了，紐特擁抱了約翰，口中一再地講：

「約翰，請原諒我！」

以下是紐特的自白：

「我從大學畢業以後，就在一家生化公司做事，由於我的表現非常好，一九六九年我已是農藥組的組長，負責製造各種的農藥。

我們的產品中有一種叫橘子藥劑的農藥，這是一種落葉劑，灑在樹上，葉子就掉了，當然事後還會長回的，在美國中西部，很多農人用這種藥。當時越戰已經打得很厲害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想到，如果灑落葉劑到越南的叢林上，可以使躲在叢林裡的北越游擊隊無處逃，因而減低美國士兵的傷亡。

於是我寫了一份備忘錄，給了我的上司，兩天以後，我和我的上司就飛到了華盛頓，見到了國防部的一些官員。他們對我的建議極感興趣，也叫我們絕對地保密。

我們公司從此成了國防部的唯一落葉劑供應者，一切保密。我瞭解人知道秘密總會有麻煩的，也就索性完全不管這件事。

有一次，有一份公文陰錯陽差地送錯了，不該送給我的卻好端端地放在我的桌子上，我打開一看，發現是有關落葉劑的生產資料，我不該看這種秘密資料的，可是實在忍不住，我一頁一頁地看下去。

不看則已，一看，我就嚇了一跳，因為我發現賣給國防部的落葉劑，含戴奧辛的成份是普通農藥的一倍。我立刻去見我的上司，告訴他如果使用這種落葉劑，一定會有人因此而產生癌症，包括美軍在內。

我的上司勸我不要管這種事，他說落葉劑已經在越南使用了，效果極好，軍方大量採購，公司大發利市，股票也因此大為上揚。公司絕對不願意失去這比生意的。

他同時暗示我，軍方不會肯認錯的，如果他們知道我要將事實公布出來，一定會先下手為強，將我暗殺掉，他的話令我毛骨悚然。

第二天，我收到公司經理的一封信，信上說公司對我的工作極為滿意，決定給我一筆五十萬元的獎金，我打電話去問我的銀行，他們說的確有一筆五十萬存入了我的戶頭。

從此，我就被收買了，我的良心雖然有些不安，可是我想反正我又不是在造汽油彈，由於我捨不得這五十萬元，也捨不得這條命，我決定不再張揚這件事。

當時我從來沒想到會連累到我的親人。

你被徵到越南，我開始緊張起來。

有一天，你從越南寫信給我，大大誇讚落葉劑，還說如果沒有落葉劑，你恐怕已經陣亡了。這下我知道我罪孽深重，我的主意竟然害到了親弟弟。

我立刻辭掉了那份工作。好一陣子，我想自殺，虧得碰到一位老牧師，他勸我以一生的補償來洗清我的罪。他介紹我到芝加哥的貧民區去做義工，我去了，卻愛上了替窮人服務的工作。後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唸了神學院，成了牧師。

我一直都在貧民區裡做事，生活也完全變了。過去我是個雅痞型的人，女朋友多得不得了，生活也非常奓侈。現在我下定決心獨身，而且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。

你得了癌症，是我意料中的事。因為大批美軍得了癌症，全是因為落葉劑的原因。我一直想將事情真相告訴你，可是一直無法啟口。

唯一不能瞭解的，你怎麼知道我建議使用落葉劑﹖」

約翰說這也是偶然，一共有三千多位因落葉劑而患癌症的越戰退伍軍人，大家聯合一致向政府提出告訴。約翰負責調查事情的真相，因此查出了當年向軍方建議的人就是自己的哥哥。他從此不再管這件打官司的事。他又發現他哥哥變了，由花花公子變成了替窮人服務的牧師，他猜出了原因，他的理智告訴他應原諒他的哥哥。

怪不得約翰只在夢裡會問「你為什麼殺了我？」，可見他雖然理智上原諒他的哥哥，下意識仍對他的哥哥有一些埋怨。

約翰又說他正打算找他哥哥來，因為他自己知道已經病危了。

紐特一再地承認自己是個懦夫，可是他一再希望我們知道他已正改過遷善，而且也已將全部財產捐給了窮人。

就在紐特一再承認自己是懦夫的時候，約翰突然說話了，他說「紐特，不要再提懦夫了，我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儒夫。」

我們大家都大為震驚，不懂他的意思。以下是約翰的自白：

「我在越南打仗的時候，常要進攻一個村落，因為怕村落裡有游擊隊，我是排長，每次都由我以無線電召來空軍支援，我永遠要求空軍投下汽油彈，汽油彈不僅將茅屋燒得一乾二淨，絕大多數的村民也都被活活燒死。

可是我發現其實村民全是老弱婦孺，從來就沒有發現過任何壯丁的屍體。我應該停上這種使用汽油彈的請求的，可是我為了要求得安全感，不管有沒有敵人，一概灑下汽油彈。汽油彈發出來的汽油會黏在人的身上，很多人跳到池溏裡去，有的時候，整個池溏都燒起來了。

我也曾經親眼看到一個母親在臨死以前還抱著她的孩子，孩子已死了，母親仍在燃燒之中，雖然如此，她還是緊緊抱著她的孩子。戰事結束了，這種汽油彈將人活活燒死的回憶，卻永遠跟隨著我，我決定永遠不結婚，因為我覺得我殺了這麼多無辜的人，沒有資格享受天倫之樂了。如果說誰是懦夫，我才是懦夫，而且我才是罪惡深重的人。」

約翰很吃力地講了這番話，一種令人不安的安靜降臨到病房。好一陣子，我們誰都說不出話來。幾分鍾以後，還是約翰打破了沉默，「紐特，你是牧師，由你替我做臨終祈禱吧！」紐特以眼光問我的意見，我點點頭，以我的經驗，任何人說出這種懺悔的話以後，不久以後就要離開我們了。

當天下午，約翰平安地離開了。紐特一直陪著他。我們兩人眼看著儀器上所顯示的心跳完全停止。他謝謝我，但感慨萬千地向我說「醫生，我和我弟弟從來不曾想過要殺過任何人，我們也都曾想過做醫生，專門做救人的工作。」

當天，當我回家的時候，我感到好冷。過去我總以為戰爭的最大的恐怖是戰爭中這麼多無辜的人被殺，今天我才知道戰爭最大的恐怖是將善良的人變成了劊子手。